



■ 土地与生长

乡俗乐

□ 苗得雨

“出门磕个倒儿，拾了一个大元宝……”这不是民歌中讲生活辩证法的谚歌吗？

娶亲时撒栗子、枣的撒帐歌，就是民歌中的组成部分：“一把栗子一把枣，大的领着小的跑！一把栗子一把钱，大的领着小的玩！”“新娘妇，来俺家，俺家添了一枝花，开开花落结果，明年生个胖娃娃……”

死了人，外亲来吊孝，要求有场合、有时间地哭，有一定调门、节奏地哭，并不一定真流泪，这些有讲究的哭，已不是生活中的真哭。听的人们也不当真哭看待。甚至那些真哭的嫡系亲属们，什么时候哭，什么时候不哭，什么时候哭得示意性地哭，都是有讲究的。而且都有懂行的人专门指导着。我仔细听过那小媳妇哭丈夫的，是有上下词，也有韵：“你干不该啊万不该呀，撇了俺们娘和孩呀……”人家都说没神灵啊！俺那身子底下乱咕容啊，有神灵的你就咕容上三咕容啊，嘿，他娘来，还是个豆虫……”你想，在那哭坟的旁边围的一些孩子，他们光是抱同情来的吗？哭是难过之事，没什么好听好看的，可是，她自己将哭作唱，别人怎又不可以将悲作喜观赏呢？

那哄孩子的泥哨是艺术，孩子们自做的柳哨是艺术，那铁匠的打铁声、木匠的拉锯声、院子里的推磨声、街上的压碾声、田野耕地的牛鞭声、路上的小车声、戏院上打场的拖开长腔，有上下句，有韵，舒畅悠扬的喝牛声，这各种吸引着人们的动听的音响，不都是毛胚形态的声乐艺术吗？

二月二打囤，是家家进行的图案式美术创作；清明节插柳枝，是家家创造的装饰艺术；三月三姑娘媳妇踏青、打秋千，是在表演舞蹈；五月端午缝香荷包，也是一种装饰艺术的创作；八月十五圆月吃月饼，是家庭晚会；九月九重阳节的山会，更是各种艺术美的汇聚……

从小年（辞灶）开始，到正月十五、十六，在近一个月时间的节日里，是农村人们一年一度的物质大犒赏和精神大犒赏。是一次集中的、各种艺术形式相综合的文化娱乐大会演、大检阅。这期间，物质生活的丰富是叫人难忘的，精神生活的丰富更是叫人难忘的。这个传统节日这样顽强，这样叫人神往，有一个时期我们曾想让新年所取代，却总取代不了，原因就在这里。这时人们心头什么也不想，把一切忧愁、困难都搁下，尽情地吃和玩，是一次精神的大松弛，心情的大欢愉。

春节办的杂耍是综合艺术。玩龙灯、跑旱船、踩高跷、抬社公……船在水上行，人们又创造了能在陆地上跑的，跑的人上身不动，下身疾步如飞，让人感到像真的船在漂。这一艺术形式很美，很有想象力。高跷，表演的人在两根木棍上表演出各种优美舞姿，精彩的技巧，在锣鼓伴奏下是十分动人的。角

色多是美丽俊俏的青年妇女，也有老头、老妈妈、小娃娃。化妆都有些夸张，如老妈妈耳朵上戴着红辣椒，老头大多猫着腰，娃娃头上扎着一个很长的朝天锥。有时也按一定剧情进行表演。表演也都较为夸张。反正节日间就是图个乐，人们对一些情节、细节也不苛求。

最有意思的是抬社公，人物的化妆全都是夸张的，两人抬一根独木，上边坐着扮演县官的人，两手抱着木头，有时腾出一只手扇扇子。旁边有一个穿大褂、要画眉笼子的人，是为县官跑腿的基层官员——“地方”，即地保、村长之类人物。表演中时常听得县官喝道：“传地方！”地方连忙答到：“有！”然后县官指示一件什么事。有时指名道姓的让“地方”找村上的某某人，被找的某某人还真像见了县官似的，遵命从命。有一次“县官”把庄上有绰号的人名念了一大串：“大头、大腚、大膀子、钢腿、老婆脚、血脖子、绳头子、醋婆子、鱼头、二俏、三烂子、猪毛笼头、大刀、老笨雕、马连匪，还有县长……全都来也！”结果，被点到人都来了。那“县长”也乖乖来了，好像假李逵遇上了真李逵，哆哆嗦嗦地在听从吩咐。

“县官”后头是推“皇纲”的，就是《水浒传》上杨志押送“生辰纲”那类的东西，车子上放着用黄表纸扎制的物件代表金银财宝，推的人像真被灌醉了似的，东倒西歪，拉着绳的人也乱拉一口气。这种表演，时常坏车子，坏了也就坏了，人们只管按剧情去欣赏，去想象。这一表演，是人们对旧社会地方政府官员形象的一种大胆的形象化讽刺。

村上在有剧团前，年年有些热心好玩的人办杂耍。

过年家家打扫庭院，收拾屋子，贴年画，贴新对联，人人穿新衣，大姑娘小媳妇把从来不穿的红红绿绿都穿起来，也可以搽胭脂抹粉，这一切的更新，是生活的，也是艺术的，是一次美的展现与显示。

节日间使男女青年得以接触，也给有些人谈情说爱提供了机会，虽然在旧社会，旧礼教把人们束缚得像木头，一般不敢让爱情之芽萌生，因为有情人难成眷属，顶多偷偷爱慕一番，或有更勇敢的，偶尔的，也是在感情的自然发展中，不禁尝试一下异性间的甜蜜和神秘。这类事情，总会凤毛麟角地发生。

俗话说“牛怕上市，女人怕听戏”，她们平时没有机会出头露面，现在可以大摇大摆地站在大庭广众之下。邻近村庄青年之间，有人就在这个时候看上了合心意的人，以后托人提亲，用自由恋爱与媒妁之言相结合的方法，美满地完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自然，也有的要经过各种波折。村上办杂耍时，有一个装扮媳妇的小伙子，每晚在一家，由那家姑娘帮着上妆，久而久之两人产生了感情。但很快被人们的风言风语所包围，散不了，也成不了。后来还是传出姑娘身上“有了”，两家只得给他们草草办了婚事。其实，这是他们在无奈之下的一计，结婚后很久，人们才见他们抱孩子……

世上没有被文化遗忘的角落，纵然是旧社会的农村，那旮旯旯里未必都是寸草不长的荒地。本来艺术来自生活，哪里有生活，哪里便有艺术。

印象

秋天是适宜远游的季节。

在这个秋季快过完的时候，我来到了千岛湖。那个下午有些冷，天空阴沉沉的，像要下雨，又下不来。只有风，悄悄地吹着。江南的风是柔和的，有丝绸的质地。风从我的脸颊上拂过时，我嗅到了一股淡淡的清香。这种香味，能消除人的杂念和欲望。

风是千岛湖的信使。

在信使的引领下，我登上了游船。那一刻，我被这宽阔、幽深而清碧的岛湖震撼了。放眼望去，错落参差的小岛星散在湖面上。我第一次看见了水的骨骼，也第一次感知到水的硬朗。水也是有性格的。水睡着时，它的性格呈阴性；水睡醒时，它的性格呈阳性。呈阴性时，水是能溶解水的水；呈阳性时，水是能熄灭水的水。千岛湖的水，似乎既没睡着，又没睡醒。它永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靠近它的人忐忑不安。

水是千岛湖的灵魂。

我站在船头，正与另一个灵魂相遇。那个灵魂，它藏在水底，像历史藏在时间的深处。船在水面破浪行走，我的思想也在行走。那天的水浪很大，船左右颠簸。水花溅到船窗玻璃上，亮晶晶的，十分圆润。但是瞬间，这晶莹的水珠就破碎了，只留下一道道痕迹，印在玻璃上。水珠化了，水留了下来；历史去了，记忆留了下来。

在千岛湖，我产生了探秘的愿望。我从水面上走过，也是从水底下走过。我深信，那些水面的动静，一定是水底世界的投影。

我不能辜负这次行走。我要像一尾鱼那样，深入到千岛湖的内部。我没有探秘的仪器，我的幻想就是仪器；我没有探秘的光源，我的目光就是光源。

这样想着，我已经离开了现实，抵达了梦境。

在幽深的水域中，两座汉唐古城赫然显露。一座名叫“狮城”，一座名叫“贺城”。霎时间，一段被掩埋的历史复活了。那些气势恢弘、雕龙画凤的牌坊依然矗立在水底。从1959年到现在，57年的时光对古城来说，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可这短短的一瞬，却是某些事物的一生。在狮城的门口，有一对石狮子，睁着眼睛。它永远那么忠诚，替那些迁徙的人们守候着家园。这大概是一对很有风度的狮子。它每天都用千岛湖的水，把头上的卷毛梳洗得干干净净。一看，就很尊重。主人走了，狮子照样要把日子过得亮堂堂，周周正正。

水能淹没古城，却淹没不了发生在古城里的故事。

那一个个微式院落，繁华虽已褪尽，只剩下残垣断壁。但透过水纹，我似乎仍能看到谁家的姑娘在院中跑动的身影。她那一头秀发，随着水波飘荡去，柔软如丝。撩拨得隔壁家的小伙子蠢蠢欲动，神魂颠倒。

院落里的天井还在，曾经盛满阳光，现在盛满了水。或许是阳光太强烈了吧，需要水来浸一浸。就像铁匠手里烧红的毛铁，做最后的淬火一样。天井旁，也许曾有一棵树。树下也许曾摆放过一张石桌。老人在石桌上下过棋，小孩在石桌上做过作业。现在，这张石桌成了鱼儿们的观景台。每天晨昏，鱼儿成群结队来到观景台上，像一拨又一拨游客拿着相机在拍照。每一只鱼眼，都是一个高清摄像头。它们替人类看见了人类看不见的东西。

千岛湖的水下风景，要比水上风景好看。水上的风景，只是风景而已。而在千岛湖底，你随便捡起一块城砖，都是文物。那些城砖上，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光绪十五年”、“民国二十三年”、“县长张宝琛”等字样。每一个字，都印刻着岁月磨砺的痕迹。院墙坍塌了，砖还在；砖残损了，砖上的文字还在。这些文字，使一切消失的东西获得了重生。

千岛湖的水是千岛湖的显影液。它洗出了一张张被尘封的照片，回放给我们看。透过那些发黄的照片，我目睹了29万人迁徙的身影，迁徙的命运。

那或许也是一个有风的日子。只有风，才喜欢吹响天地间那嘹亮的号角；只有风，才喜欢卷走它所喜欢的东西。在风声呼啸中，49个乡镇空了，1000多座村庄毁了，30万亩良田淹了，数千间民房垮了，几十万人的心碎了……整个贺城和狮城，遍地都是父老乡亲们痛失家园的哭声。

建立一个家园，需要无数代人的努力；失去一个家园，却只需要几分钟。从此，那些离乡背井的人们，只能在梦里去寻找家园了，只能一辈子背负着乡愁去生活。

即使人死了，乡愁也还活着。

乡愁，有时是一把生锈的刀，能把人割得眼泪直流；乡愁，有时是一味苦涩的药，能治愈人身上不能治愈的病。到了千岛湖，我终于相信了——所有的湖水，都是思乡之人滚落的眼泪。

只要乡愁绵延，千岛湖的水就不会干涸。

可时间到底是残忍的，它不但拉开了游子与故园重逢的距离，还把我从水下的梦游中，拉回到了现实。回到现实中的我，还像是在梦游。我怕患上梦游后遗症，便找了一个高处，把记忆挂起来，将水分晾干。

我坐着缆车，到达了梅峰岛。

这个岛上真是风和景明，极目远眺，千岛湖尽收眼底。我选择了一个无人的角落，手扶栏杆，默默地看着远处。像一个寻梦的孩子，望着高远的蓝天；又像一个离群索居的人，望着他的大孤独、大寂寞。

千岛湖是千岛的天堂，正如故园是人类的天堂。千岛在天堂里沉睡，千岛也在天堂里涅槃。那涅槃后的每一个岛屿，都是一个人间仙境。我站在仙境的高处眺望，看到了过去的桑田沧海，也看到了未来的万古永恒。在这过去与未来之间永远传诵着的，是历史轮回的梵音，和生命不息的歌唱。

广告

西部 寻找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表达……
WEST 2016.11 目录

西部头题·山水阜康 新诗写阜康 吉狄马加 王小妮 藏棣等
“笔端”“砚底”聚诗情——“新诗百年天山论剑”活动侧记 高方
小说天下 红雁池 吕牧
沙漠部族 翁利
幺姑 张慧兰
人与兽 楚梦
一首诗主义·客家诗选 北村 林忠成等
跨文体 笔记的笔记 陆春祥
众生痴 玄武
穿墙术 指尖
维度 大自然文学座谈会发言实录
周边 阿摩司·奥兹·迷失 杨振同译
乔瓦尼·多托利·十四行诗选 程奕亮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友好南路716号 邮编：830000
电话：0991-4515235(传真)、0991-4597602
邮发代号：58-65 微信号：xibuweixin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wmxib2010>

好作品让生命发光

记者录 时代镜像 叙事中国
虚构 大地上的亲人：打工记 黄灯
灵感（短篇） 残雪
零点零一毫米（短篇） 乔叶
大台，才台，我打一个筋斗云（短篇） 王方晨
绝密（中篇） 少一
幽，假冒，埃及：《忏悔录》笔记 杨无锐
手推手 90后推90后（本栏与《文艺报》联办）
洞幽烛远 虚无，假冒，埃及：《忏悔录》笔记 杨无锐
你觉得呼吸困难吗 贾若萱（女）
离开兴安岭的前一天，乌克斯想念安温克 小托夫（男）
稿约 刺猬歌（长篇节选） 张炜
长诗 伫立 佛在天空的背景里 王学芯
短制 行者99（组诗） 王干
民间诗刊档案（与《岭南师范学院学报》联办）
《67度》 宋峻梁 火柴等
现实的观照，诗化的现实 东方明月

社长：杨克。副总社长：郑小琼。副总编：王十月。邮政代号：46—37。主办单位：广东省作家协会。定价：10.00元。地址：广州市天河龙口西路552号广东文学艺术中心七楼。邮政编码：510635。电话：020—38486216。传真：020—38486389。

2016年12期目录
特约头条 小昌 / 狗头山下（中篇小说）
短篇精制 徐小雅 / 因父之名
阿然 / 拆迁记
卢思雨 / 老李的乡愁
微篇妙品 李忠元 / 李忠元小小说二题
曾冠华 / 杀牛
诗歌
诗群绿风 谷禾 / 一朵山河（组诗）
刘立云 / 刘立云的诗
大朵 / 夜里醒着的人（组诗）
夏美美 / 夏美美的诗

散文 散文新观察
东珠 / 千细胞
刘军 / 散文新观察之东珠篇
微尘如烛 冉袖言 / 在时光的脚下凋零
“美丽南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专栏 李燕霞 / 新马史志
内刊选粹 高寒 / 高寒的诗（诗歌）
罗传峰 / 赶不了的约定（散文）
现场批评 广西民族大学八桂学者文学创作岗创作团队成员朱山坡作品推介会

地址：广西南宁市建政路28号
邮编：530023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2-7629
国内统一刊号：CN 45-1045/I
国外代号：M6169
国内代号：48-5
定价：6.00元

邮购启事

2016年《文艺报》（原版）合订本已经装订完毕，欢迎大家踊跃邮购。定价：300.00元/全年，含上半年、下半年共两册，不单卖，不另收邮资。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也可零售本报，每份1.00元，另加挂号费5.00元。

汇款时请注明所购合订本或报纸年份、期数、份数及购报人地址、邮编和联系电话。

收款地址：北京朝阳区农展馆南里十号六层文艺报社
邮政编码：100125
收款人：吴晨
联系电话：010-65046620

水下的乡愁
□ 吴佳骏



原上草

第290期

臧东家

2016年12月

总第六百八十九期

要目

上半月刊